

「美」桃丽·海顿 著 卫青青 译

沉默的 洁蒂



南海出版公司

桃丽·海顿 著
卫青青 译

沉默的 洁蒂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的洁蒂 / [美] 海顿著 ; 卫青青译 . — 海

口 : 南海出版公司 , 2014.2

ISBN 978-7-5442-6843-1

I. ①沉… II. ①海…②卫…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643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30-2013-231

GHOST GIRL by Torey L. Hayden

Copyright © 1991 by Torey L. Hayd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 ALL RIGHTS RESERVED *

沉默的洁蒂

[美] 海顿 著

卫青青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昕

特邀编辑 邓淑贤

封面绘图 张天幕

装帧设计 徐 蕊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80 千

版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843-1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那些关于一位非凡教师的

不被遗忘的真实故事

•

每一个心碎的孩子都需要桃丽·海顿

她只是个孩子

每一页都在印证爱的力量和生命的张力。——《洛杉矶时报》

六岁的希拉曾把一个三岁的男孩绑在树上，用火烧他；

她不说话，从不哭，眼里充满恨，随时准备反扑，从来不让人好过。

所有人都怕极了这个身形弱小的六岁女孩。

他们不管她四岁就被妈妈抛弃，爸爸是个没用的酒鬼，身上到处都是被虐的伤痕；

他们也没发现，她拥有超过180分的高智商。

只有一个人——桃丽·海顿老师，接纳了全部的她，

因为，她只是个孩子。

笼中男孩

故事里，满满的都是希望。——《出版家周刊》

十五岁的凯文不睡觉的时候就待在桌子底下，四周用椅子围起来。他在桌子下吃饭、写作业、看电视，几乎是住在了这个自制的笼子里。

九岁时，他妈妈放弃抚养他，他一直待在各种福利机构。他害怕大马路、门铰链、笔记本上的螺旋线圈，因为怕水而不敢洗澡，因为怕没衣服穿就不换衣服，三年没出过房子半步。

他还有好几年没说过话，甚至是发声，连哭的时候也没有动静，没人记得他最后一次开口是在什么时候。

当桃丽·海顿老师终于成功撬开这个笼中男孩的嘴，他却说：“如果我不开口说话，他们就永远不会放我出去。如果永远都出不去，那我就……永远都不能杀了继父。”

1

我所在的城市距福斯里弗市有一百五十二英里，从福斯里弗市再走二十三英里才能到佩京镇。一路上都是平坦宽阔的草原，空空荡荡，间或有州际公路穿过。

我计划用两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带着一个鸡蛋三明治和一暖壶咖啡上路了。这会儿正是一月，要是没遇上恶劣天气的话，我估计八点钟能到佩京镇。

生长在蒙大拿落基山脉的我，心也留在了广阔荒远的地方。尽管城市生活有不少乐趣，我还是觉得城市里的规矩、尘土，尤其是噪音让我心烦意乱。因此，在那个一月的早晨，驱车驶过白雪覆盖的草原时，我完全沉浸在恣意的自由中，而不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里。我已经逃离了城市。在这片静默的天地间，只有我一个人，这种解脱感让我近乎狂喜。我想我那时根本就没想自己究竟是要去哪里。

事实上，与其说没想，倒不如说不敢去想。在桑德里诊所担任了大约三年的研究助理和治疗师之后，因一时冲动，我把一切都抛弃了。那是圣诞节前的一个周六，我打开报纸，看到一条招聘广告，职位是行为失调儿童班的特殊教育教师。一条非常坦诚的广告。而我马上直觉地作

出了反应：我想要这份工作。

很奇怪，那时我并没在找工作，甚至都没有找工作的想法。我在桑德里待得相当愉快，工作也很有成就感。桑德里是一个由七名心理医生和一些我这样的专业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诊所很小，保密性强而又位置优越。我的研究特长和相关经验在诊所十分派得上用场。我确实认为我在那儿工作得很愉快。没有任何意识层面的因素让我想抛弃宽敞透气、装满玩具的治疗间，亲切友善的同事和新鲜刺激的研究，转而穿上粗布裤子，在布满尘土的教室地板上爬来爬去，工资却微薄得仅相当于诊所给我的交通费。可是塞壬女妖^①的迷幻歌声一响起，我就头也不回地作出了回应。

佩京镇正在悄无声息地衰败。闹市区消失了，所有的大商店都搬到了福斯里弗市的购物中心。主街道上原有的大部分店铺都搬到很远的南部边缘区，以吸引州际公路上的人流。

学校在离主街道两个街区的小路上，始建于1898年，曾经是佩京镇中学。我不知道佩京镇在最鼎盛的时期曾有多少所学校，但现在只有这所硕果仅存。教学楼是用当地砂岩筑成的庞然大物，在里面上课的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还有本地区唯一一个特殊教育班。

“早上好！”我迈上宽阔的石阶时，前方传来愉悦的招呼声。是校长格伦·廷伯根。“安顿好了吗？”

“快了。”我边回答边跺着脚上的积雪，“周五我才拿到房间的钥匙，

^①古希腊传说中人面鸟身的女海妖，惯以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使他们的船只或触礁，或驶入危险水域。

所以我今天早上刚到。”

“好家伙！今早从市里一路开过来？”他瘦高个子，穿了一套灰色西服，脸上的微笑很温暖。我猜他大概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尽管他脸部线条柔和，看不出年纪。“呵呵，我真心希望你能顺利地安顿下来，也希望佩京镇能如你所愿。你能来真太让人高兴了。”我们一起朝着走廊走去。“午餐的时候我会把你介绍给老师们，不过现在，我想你肯定很想去教室。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为你准备好啦。”

我即将任教的教室在二层，左手边的最后一间。之前我没去看过。他们着急要补上职位空缺，而我又住得太远，几次来佩京镇都忙于参加面试和找住处，还没顾得上看教室。所以我作了最坏的打算——校长们一般喜欢把特殊教育班塞在图书馆、旧衣帽间或是其他不怎么样的地方。当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十分宽敞的教室时，我简直又惊又喜。教室的两面墙上都有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操场和操场边上古老的榆树。房间经过精心布置，很整齐，也很吸引人，我心中立即对我的前任充满了好感。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圣诞节前忽然离开。不过，从这间教室亲切的布置来看，我肯定我会喜欢她的。

教室边上是一个老式的衣帽间，两边的墙上有一排排的衣帽钩，下面放着长条凳，可以坐在上面换鞋换衣服。讲台被推到了衣帽间的最里面，这真是个好办法，让讲台既碍事，又能随时被用到。我就从来不知道该拿极少用得上的讲台怎么办。打开讲台底下的抽屉，我把我的午餐包丢了进去。

“当然，你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来布置教室。”我脱下夹克挂在钩子

上时，廷伯根先生说，“我们保留了哈里曼女士的所有布置，只是为了孩子们。她走了以后，来了很多代课老师。八个？九个？我也记不清了——太多了，这是肯定的。整整三个星期都是代课老师。上帝保佑，对孩子们来说确实不好过，所以我尽力保留他们熟悉的环境。不过现在这是你的教室啦，如果你想改变这里，随意就好。”

廷伯根先生已经先我一步进了教室，把几张桌子旁的椅子摆放得更整齐些。“你想让我留下来吗？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孩子们。”

说实话，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些独处的时间，好让我把档案再读一遍，看看孩子们以前有哪些活动，熟悉教室的每个角落，对我的小小王国有个大体的认识。然而出于礼貌，我还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个班上只有四名学生，是我教过的最小的班了。班小，加上教室漂亮、校长和善，并且有机会在城市之外生活，我暗暗恭喜了一下我自己。尽管作决定的时候很冲动，现在看来，这其实是挺不错的选择。

九点十五分，第一个孩子来了，他是被妈妈拖进教室的。这是个漂亮的小孩，名叫鲁本，九岁，高高瘦瘦的。他的短发又黑又亮，留着齐齐的刘海，这让他看起来略微有点奇怪，给人不那么真实的感觉，像个正准备登上舞台的演员。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哪儿都看，就是不看我。

档案里对他的诊断是孤独症。只要跟他待上几分钟，就知道这个诊断是正确的。鲁本的表现很正常，但只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能正常说话，使用厕所，学习也不错。

作为一对中年职业夫妇的独生子，鲁本有很多有利条件，他的父母竭尽全力帮他减轻孤独症对他的影响。他去过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

和南卡罗来纳州，参加那些专门矫正困难行为的项目。家里还特别请了两名“保姆”，陪他进行日常康复训练，让他按时服用维生素，并按照各种专业指导来改善他的情况。他还上着游泳课和钢琴课，不单是为了学，更是为了有机会接触普通孩子。尽管他的父母都在福斯里弗市工作，他们却特意把家安在佩京镇外一块二十英亩的土地上，因为他们相信郊外明朗的气候、清新的环境和无数需要亲力亲为的活动比城市更适合鲁本。廷伯根校长说，正是有了鲁本父母的努力，佩京镇才得以在四年前开设了这个特殊教育班，以前只能坐车去福斯里弗市上学。尽管廷伯根先生没挑明，但是显然，他要我对亚当斯一家客气点：没有他们一家，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切。

我让鲁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玩玩具。这时，我看见一张小脸正透过玻璃窗往教室里张望。“你好，”我说，“你是这个班的学生吗？”

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一个小女孩。她的腿像火柴棍一样细，身体佝偻着，一大团深色的长髻发乱糟糟地披在肩上，让她显得更加矮小。她有一种苍白、柔弱的美。

我立刻知道这是谁了——洁蒂·埃克达尔，她是班上唯一的女孩。读洁蒂的档案时，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有选择性缄默症。档案记录，她在家说话，可是在学校里，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她不但不说话，也不哭、不笑、不咳嗽、不打嗝，甚至连鼻涕也不吸。据说，她的做法就是任鼻涕从鼻孔流下来，然后不雅地滴到大腿上。她被要求在幼儿园多待了一年，以期语言能力能得到改善，可是没有任何效果。接着她升到了一年级，虽然学习完全没有问题，却被同学孤立。到了那一

年年底，她在学校还是不说话。现在她已经快八岁了，从普通班转到了这个班。

从大学开始，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选择性缄默症。得这种病的个体，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有能力正常说话，通常只是因为心理原因而拒绝开口。

“早上好，洁蒂。”廷伯根先生说，“进来。这是你的新老师——真正的老师，不是代课老师。”

洁蒂——大家都这么叫她——快速地扫了我一眼，便跑去衣帽间挂衣服了。我立即注意到了她的走姿，她跟我以前治疗过的患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她的身子佝偻得几乎要折叠起来，双手交叉紧抱在胸前，好像抱着一摞沉重的书。我在脑子里提醒自己查一下脊柱侧凸的症状。

最后两个孩子是坐校车来的，所以同时进了教室。六岁的菲利普是个瘦瘦的黑人小孩，脸很长，像马脸。他的头发剪得非常短，两颗门牙突出，这让他看上去更像马了。吸毒上瘾的妈妈在芝加哥生下他后，他就开始了一段不走运的人生：他是早产儿，生下来就有毒瘾，第一年几乎没怎么长。他妈妈觉得自己没能力照顾他，于是常把他放在别人家寄养，这导致他发育缓慢，还常常被人忽视。所以，当他三岁的时候，有关部门带他永远脱离了他亲生母亲的看护，从此没有人知道菲利普的详细成长情况。五岁时，他被送到一个长期寄养家庭，照顾他的夫妻还接收过其他一些“难以处理”的孩子，并且成功地养大了他们。无疑，新获得的温暖和稳定对菲利普很有好处，只可惜他的进步之慢依然令人气

馁。他能哼哼，比手画脚，但还是不会说话。他能在厕所里尿尿，但只有在穿着某种特定的尿布时才会大便，这使他长期便秘，并经常弄脏裤子。也许一个针对轻微脑部残疾儿童的教育班会更适合他，在这里，他的行为举止会让自己很受排斥。因为日夜受恐惧折磨，菲利普很内向，更不愿意接触新的环境，而且一旦受挫，就会因惊恐而做出暴力举动。

最后一个学生是杰里迈亚，八岁。他是土著印第安人苏族的后裔，是家里五个孩子的老大。他们家住在一块五英亩大、到处是生锈的汽车和旧炉灶的地上，天知道靠做什么过活。杰里迈亚好斗，爱说脏话，以至于他之前所在学校的学生家长们一致反对他去学校，即使学校里有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无济于事。所以他沦落到了这里，以免于被收容看管。我对这样的孩子一直有一种非理性的喜爱，他们大嗓门、精力充沛、像街头混混，永不知退却。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看到他似乎从来没有梳过的黑色短发，看到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步伐，我就知道我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孩子。

“好啦，孩子们，”孩子们到齐后，廷伯根先生欢快地说，“你们猜看这是谁？她是你们的新老师，不是代课老师，而是属于你们自己的老师。海顿小姐。桃丽·海顿小姐。她说你们可以叫她桃丽。她教的其他男孩女孩也是这么叫她的。让我们一起向桃丽问好。”

四个孩子齐刷刷瞪着我。没有人说话。

“好啦，说吧，现在。让我们欢迎桃丽。鲁本，你能说‘早上好’吗？”

“早上好。”鲁本用一种唱歌似的假声说。

“菲利普？”

菲利普哼哼了两声，然后把头埋进了胳膊里。

“杰里迈亚？”

他发出的声音不比菲利普的清楚。

“洁蒂也说‘你好’了，是吧，洁蒂？”然后，廷伯根先生转过来对我说：“欢迎来到我们的学校。”

我拘谨地笑了一下。

“现在都交给你了，我敢肯定你都等不及了。”说完这些，廷伯根先生终于走出了教室。

我轻轻地关上教室门，转过头来，对着四个坐在桌子旁的孩子说：“好啦，早上好。早上好，菲利普！你好，鲁本！你好，杰里迈亚。还有，早上好，洁德——洁蒂？你喜欢别人这么叫你吗？”

“她不说话，所以你就别问这个啦。”杰里迈亚说。

“可我可以跟她说话啊。”我说。

“哦，老天，”杰里迈亚翻着白眼，“你不会跟那些老师一样吧，你会吗？他们没一个想让她保持原来的样子。”

“你担心的是这个吗？”我问。

“你担心的是这个吗？”他学得惟妙惟肖，“哦，老天，你们都听听她说的。听听这个吓人的老怪物！”

我咧嘴笑了。重返战场啦！

第一天早上完全就是地狱，没必要掩饰这一点！杰里迈亚简直是个噩梦。每次只要我一转过身，他就会冲出教室。他从不跑远，甚至不出教学楼。可是因为他熟悉教学楼，所以总能躲开我。如果我不管他，他就会在走廊里横冲直撞，狂拍其他教室的门。有一次，他还跑进了办公室，把内部邮件弄得一团糟；还有一次，他用卫生纸把所有男生和女生厕所都堵上了；还有一次，我出去追他，他却跑回教室，把我关在了教室外面。这些都发生在十一点半之前。

与他相反，菲利普在自己的椅子上蜷成一团不停呜咽，每次我接近他，他都畏缩着避开我。当我试着鼓励他和别人一起唱歌或是听故事，他就用手捂住耳朵，紧闭双眼，疯狂地前后摇摆。

鲁本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狂乱中。他离开自己的座位，满教室转悠，并用指尖轻巧地触碰墙壁，嘴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然后，他会因为拽了窗户上的卷帘或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忽然定住。可是在我抓住他、让他坐好之前，他又会重新走起来。而且，尽管接受过如厕训练，他还是尿了两次裤子，另有一次是在书架边上的垃圾桶里尿的。

洁蒂安静地端坐在这片混乱的中心，就仿佛身处一个完全正常的班

里。她自己找出数学和阅读学习册，做完了几页，然后交给我批改，而我并没有要求她这么做。她接着又在书架上找了一张单词拼写练习，做完后放到讲台上的篮子里，然后找了一盘磁带放进录音机，戴上耳机听。当我和男孩们较劲的时候，她会偶尔朝我这里瞥一眼。其余的时间，她似乎无视我的存在。

午餐的铃声响起，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杰里迈亚——我刚刚抓到他——也听到了，于是立即冲出了教室，我都来不及再次抓住他。我跑出去追杰里迈亚的时候，二年级的老师——她的教室就在我的边上——正在走廊里让孩子们排队。“我会在路上抓住他的。”她说。

“谢谢。”我满心感激地回答。

我的精疲力竭肯定表现得很明显，因为她用温暖的眼神看着我，充满同情地笑了笑。“需要我把你班上的孩子一起带过去吗？我反正是要去餐厅的。”

“那真是太好了。”

回到教室，我惊慌地发现，洁蒂不见了。我把菲利普和鲁本带到大厅里。

“哦，她回家了。她就住在街对面，所以她不在这里吃饭。”当我说我又丢了一个孩子时，那老师告诉我。她忽然伸出手来，“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露西·麦克拉伦。欢迎你！”

我伸了伸舌头，示意我实在是累坏了。“我通常干得比这强，即便是第一天。可是现在他们有优势，他们熟悉这里，而我不。”

“别担心，你已经做得很好啦。有个代课老师刚过了半小时就走了。”